

# 流 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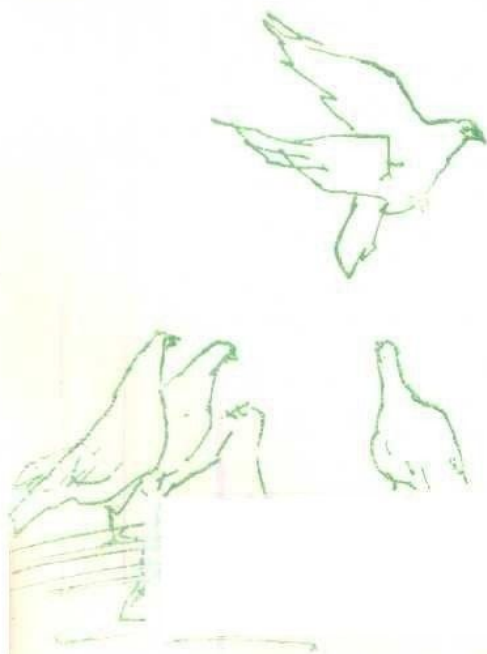
黄文宗



黄 文 宗

# 流 浪

作 家 出 版 社



**流 浪**

**黄文宗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河 北 省 固 安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9印张 字数：184,000  
1985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 24,700册

---

书号：10248·009 定价：1.45元

# 目 录

|         |     |
|---------|-----|
| 柳存仁先生序  | 1   |
| 马蒙先生序   | 6   |
| 自 序     | 8   |
| 一 侨居英伦  | 10  |
| 二 度 假   | 18  |
| 三 剑桥大学  | 25  |
| 四 教育问题  | 37  |
| 五 圣 诞   | 44  |
| 六 春到剑桥  | 51  |
| 七 天 气   | 57  |
| 八 婚 变   | 68  |
| 九 宠 鸟   | 76  |
| 十 破落户   | 84  |
| 十一 回英散记 | 94  |
| 十二 热浪干旱 | 105 |
| 十三 饮 酒  | 118 |
| 十四 食在英国 | 128 |
| 十五 治 安  | 138 |
| 十六 种族问题 | 148 |
| 十七 烟火节  | 154 |

|     |           |     |
|-----|-----------|-----|
| 十八  | 圣诞风俗..... | 162 |
| 十九  | 饮 茶.....  | 169 |
| 二十  | 移 栖.....  | 178 |
| 二十一 | 上 街.....  | 185 |
| 二十二 | 搬 家.....  | 195 |
| 二十三 | 澳洲走马..... | 206 |
| 二十四 | 探 亲.....  | 216 |
| 二十五 | 思 潮.....  | 224 |
| 二十六 | 奔 丧.....  | 231 |
| 二十七 | 改 名.....  | 245 |
| 二十八 | 半夜太阳..... | 254 |
| 二十九 | 雀 战.....  | 259 |
| 三十  | 无家可归..... | 267 |

## 柳存仁先生序

去年(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因为偶然的到香港来,因此我能够很早地读到小甸女士在《象牙塔外》杂志上连载的“旅英鳞爪”。虽然它每一篇多有一个专门的题目和特定的范围,但是各篇之间,多少有一点适当的连续性,希望读者们可以从叙述的内容看出近二十多年来英国生活变迁的全貌。我最初读毕第一篇时,颇惊叹于作者在她的追忆和瞻望中对英国一般的生活观察得那么细致和深入,文笔的清丽脱俗也是当时的感觉。后来才知道作者是郑德坤先生的夫人。郑教授在英国讲学多年,他们夫妇和家庭的生活有二十多年是在剑桥过的,所以以小甸女士的体会比之刚到外国才住上几个星期就开始写游记的那一类真正“鳞爪”式的作品,真的不知道要高明过多少倍,然而她还自谦地称她所写的是“旅英鳞爪”。我想这不正是她的谦冲的个性,这也客观地说明作者娓娓不倦的叙述所以能够令读者们不自觉地就被它吸引了去的原因。

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里,用中文写一个中国人在欧、美各国长期或短期居住所有的经验和感想,并且发表了,实在不知道已有多少篇或多少部。我个人阅读的经验,以为一部这一类的好的作品,至少要符合下列的几个条件,和满足读者们在这些方面的要求:

首先,我以为这些对外国社会和生活的观察一定要经得

起比较长时间的思考，而不是走马看花式的涉猎，更不当是冲口而出不假思索的批评。我现在只举我自己所经历的一件极小的事情做例子。我从一九六二年起住在澳洲的堪培拉，到现在已超过十四个年头了。现在我对西方社会和事物的理解，也许比十几年前鲁莽灭裂的论断要好一些，但是对于西方生活冲口而出的批评和意见，却相对地要比初涉异域的时候少了许多了。譬如，我从前有一种想法，以为西方人的头脑富于分析的能力，所以表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例如吃饭，刀叉而外，刀还要分好几种，切鱼有切鱼的刀，切肉有切肉的刀，至于喝酒，在正式的宴会上又有大小高矮不同的杯子，分别用来装不同的酒，绝对不许紊乱。我的这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暂且不去说它了，但是从我上述的想法而引申出来的另外一种观察，我现在知道那却是绝对的错误的。那就是我在澳洲朋友们的家里，常常发现厨房的厨架上放着的装盐装糖的罐子上面，分别刻着糖、盐两个英文字，觉得那很好笑；装盐装糖还需要特定的瓶子或罐子么？当时沾沾自喜，以为这又是我的“分析”理论的另一个现成的证据了。后来我偶然和那时候也在堪培拉的房兆楹先生谈起，房先生立刻告诉我说那是不对的。罐子上面刻字，是因为澳洲人常常在假期旅行，朋友（甚至往来谋面的人）往往易宅而居，大家交换几天住所就都省了住旅馆的租钱，所以瓶子、罐子上面标明的字样，是为了方便远道来住的人用厨房的时候不至于弄错。这和我“分析”想法毫无关系。我听了才恍然大悟。后来到了欧洲和美国，也看到相似的情形，这就证明房先生纠正我的话的正确了。我举这一个例子，说明长期的有心人的观察，总对读者们有用处，浮光掠影的印象或见解也许一时

听了有些意思，却往往经不起真实的考验。现在我也可以说，这一本书里小匄女士的观察不止深刻锐利，实在是她二十多年来耐心思考的结晶，决不象我上文所说的我自己的观察那么粗浅、薄弱，缺乏真正的心得。这是我诚恳地要向读者们推荐这一册好书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大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初到一个别的国家去居住，未免要问禁问俗，但是住了下来之后，日子久了，就不免要把自己的国家、文化、生活习惯的各方面，来同他所旅居的国家的各方面情形，做一番公平的比较。这种比较，并不一定要存着什么高低轩輊的心理，但是最精彩的游记或叙述，往往除了能够告诉我们两国之间的差异之外，还能够平心静气地给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下，不同的社会环境所以会产生那些从我们的观点看去好像是奇异的事物，和截然不同的作风的内在的原因。当然我们不应该把欧洲的中世纪的许多事情来完全比照我们自己的古代社会，但是我们似乎还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社会和中国的古代社会也还有若干地方大体上仿佛相似。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如果愿意把中西文化若干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活动一层一层抽茧剥笋似地细加比较，我们一定会发现许多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太简单的文化生活方面的问题。例如欧洲不论什么国家，不论多么小的地方，必定有一座供人浏览的博物院，中国过去的博物院却不多见。更有趣味的是，外国的博物院不论东西方的物品一定会兼罗并蓄，这也常常包括世界上其他种族的人的生活情貌和历史遗迹。过去中国的博物院似是只喜爱保藏我们的董源、巨然……的山水画，哥窑、龙泉……的磁器，而绝少有外国的物品，甚至连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也不注意。这是为了什

么理由呢？一般地说，西方人很注意户外活动，我们过去是不很注重体育的，现在当然好了许多，但是象西方人不论老幼所有的那些比较冒险性重的剧烈运动，我们还是多半敬谢不敏。我们至今没有几部深入浅出人人可读的中国音乐史。中国的建筑虽然为西方人士所赞叹，我们却不象他们大多数人那样指得出自己的著名建筑物的时代式样和构造，而对古代建筑楼台宫观的保存，也比较的大为逊色。一位欧洲人很有可能通三四个国家的文语，我们学习的语言除了国语和乡音而外，连邻省邻境的方言也懒得过问。西方的普通知识分子多数懂得一些他们的雕塑和绘画的历史和宗派，我们除了收藏家和鉴赏家，就不一定留意谁是新罗山人或罗聘，也看得出来任伯年和吴昌硕的作品有多大的区别。西方人们能够那样做，自然有他们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许多理由，我们的文化活动的的发展走上了若干和他们不同的趋向，应该也有它的相异的背景。看这一类记载异国情趣的书籍，我是喜欢读那些注意比较中西异同的地方更能够扼要地说明其背后的渊源和理由的。把这一部散文集细读一遍，在许多的地方小匄女士的著作也很能够满足我在这一方面的奢望。

最后，对于这样的一本叙述外国生活的书，我要注意它可曾留意到整个的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发展或动向。作者写的虽然主要的是英国，作者本身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虽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我决不愿意说中国的社会——包括今天香港的社会——必须和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或者说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的社会也必须与人独异。因为这个世界的每一部分和其他的许多部分当然是互相影响的，别人既不会是天之骄子，我们也不曾得天独厚。文化的影响力常常比政治经济的冲

击力量还要大,而且那是虽然迂缓却很准确的深入的渗透,其深厚的影响往往入而不自知,已发现而不自觉。今天英国或整个欧洲在生活上发生的变化其实不久也会是我们在生活上发生的变化,不过,也许用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方式出现罢了。科学的飞跃进步,物质的匮乏不足,人口的增加,生活竞争的激烈,以至于大家对未来的安危的忧惧,都可以使人类社会或是从这里异中求同地要求更进一步的同情、了解和合作,或是矛盾丛生而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大危机,这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小荀女士的书籍在这些地方,就不止是一本普通的旅游性质的轻松的读物了,虽然她的文笔决不滞钝,而她的思想,也格外的洒脱超俗。时到今日,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早已过时了,胡适之的《藏晖室札记》也是六七十年前的文字,它们多已成了历史陈迹。读者们要想知道一下近二十多年来英国的生活和在欧洲住的一般的中国人的动荡的情绪,怎么能不从这一部书去寻求那些新的问题、新的忧患、新的喜悦和新的答案呢?是为序。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柳存仁敬序,时旅居香港。

## 马蒙先生序

小甸女士，一位多才多艺的散文作家、优秀的时代女性和家庭主妇。她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从美术、园艺、烹饪到陶器制作，无所不能。文学是综合性的艺术，旁通的地方很多，这些才能给她提供了有利条件，丰富了作品的内容。近几年来，她从英国回到香港，经常在《象牙塔外》发表文章，爱好文艺的读者对她是不会太陌生的。

她的散文，笔调流畅、自然，不爱雕章琢句，很少用华美的辞藻或激烈的语言，总是平平实实地叙事、抒情和议论，象闲话家常般地说她要说的话。这种淡雅清逸的作风，与她的为人是一致的。她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走过许多地方，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她的散文题材虽然多从日常生活或普通事物出发，却能在平凡中显出不平凡来，令读者兴趣盎然。

小甸早年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后来旅居英国二十多年，剑桥差不多成了她的第二故乡，但欧风美雨始终不能动摇她的立场。这种高尚的品质不仅难能可贵，也是中国文学作家应有的本位。她常常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观察西方社会，通过某些事物的描述和评论，反映出由于中西历史背景迥异，文化、思想、观念、风尚也不大相同。这类作品曾在《象牙塔外》发表的有二十多篇。举例来说，“旅英蚌爪”是初到英国时的一般感受，作者把中国人——特

别是香港人的生活习惯和待人接物的态度，跟英国人作一鲜明的对比。“剑桥的春天”描写异乡花草，非常精致，表现了作者对园艺的心得。“酒的形形式式”和“圣诞风俗”等篇，就象一幅幅异地风情画，用“夹叙夹议”的手法来刻画和分析，妙趣横生。“种族问题”一文，用坦率的笔触来揭露彼邦人士的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国家主义。这些作品，读来好象对面闲谈，娓娓动听。如果她说的是你曾经经历的，你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如果不是你曾经经历的，你会因此而知道更多，了解更深。总之，她的作品的每一句话都忠于自己，这已经足够了。古语所谓“修辞立其诚”也不外如此吧。

小钗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的学长。这几年来在香港见面的机会很多，但我想不到她竟然能抽出时间写作这一本分量不算少的散文集。在这本三十篇的《流浪——小钗散文集》里，“旅英鲜爪”以外，还有其他地方的旅游观感，以及一些有趣的遭遇。当这本散文集面世之后，海外的中国文艺园地会平添一束幽花，而爱好散文的读者，对于业余作家小钗女士，将会有进一步的认识。

马 蒙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 自序

一九七五年初，珍媳和她的几个朋友谈论要办一份给香港妇女阅读的杂志。她们以为香港妇女的读物，大半跳不出家庭知识、美容、服装、烹饪、影视明星消息、花边新闻等，所以希望能够办一超越这个范围的杂志，起名《象牙塔外》。她们创办这刊物的目的是希望妇女除了相夫教子，关心个人及自己的家庭外，还会对社会对整个世界有更深的认识。她们希望由这刊物可以提高妇女对学术、艺术、经济、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兴趣和认识，使妇女们离开学校之后，不会落伍，可以跟得上时代，间接有益地影响后一代。

她们约我写稿。我因为她们预备出这种对妇女有益的杂志，精神可嘉，义不容辞。不过我历年来，暇时虽然曾经偶尔写点东西，不过都是兴之所至，写完放在抽屉，从没寄出投稿。又因处于动荡不定的大时代里，随着丈夫，为着谋生，到处迁徙流浪，稿件多已遗失，所剩的只是几篇留在英国的英文稿件而已。

为《象牙塔外》撰稿，因无旧稿，不能随便拿出一篇塞责。那时我们因为刚由英国回港不久，居住英国二十余年，对于那边生活印象很深、很新。因此决意将记忆所及，分篇写出，命名“旅英鳞爪”。本意写三、五篇塞责了事。不意刊出后得到读者爱护鼓励。《象牙塔外》编辑又整天追稿，弄到欲罢不能。不得已每期只得交上一份。除了“旅英鳞爪”之外，中

间因为出外旅行及一些不平凡遭遇，也将它们书写出来。集腋成裘，三年来共得三十篇。承天地图书公司李怡君将它印成此书。窃念如果没有《象牙塔外》和它读者的爱护鼓励，这些文章必定无法写成。因此谨以至诚，将这书献给《象牙塔外》和它的读者。

柳存仁、马蒙诸教授代为写序，饶选堂教授代写书签，并此道谢。

**黄文宗**

## 一、侨居英伦

旅居英国廿几年，想写一点观感，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记得初到剑桥的那天，已是晚上七八点钟，天色已黑。我们由巴黎出发，旅行了一天，拖着疲乏饥饿的身体，满以为到了目的地，可以饱餐一顿，躺进温暖舒适的床褥里，松弛一下倦劳的筋骨。不意剑桥大学来车站接我们的那位先生，送我们到了住所后，责任已经完毕，再会一声“松人”了。

我们这个住所叫做“南亩”（Southacre），是现在英国女皇伊丽莎白白父亲乔治六世在剑大读书时的公馆，剑大买到后将它分成五个单位，分租给外面请来的教授，每家大小房间共十来间；房间高大，虽有暖气设备，因为刚刚开放，很难立即见效。只觉饥寒交加，稍微安顿一下，立即出发到市区找寻餐馆，哪知所有的商店全都关门闭户，东寻西找，半间吃饭的地方都没有，简直小死城一个。想到如今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等国餐馆林立，三更半夜，路旁尚有贩卖“热狗”摊，真有天渊之别。失望之余，只好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所。看着卧室，除了床铺之外被褥完全没有。英国十月气候，已经相当寒冷，睡觉没有铺盖，是绝对不行的事，没有办法，只好一家五口人和衣躺在地毯上，相靠取暖。此外再将厚绒窗帘取下，当作被窝，加上大衣，胡乱过了一夜。最难为的是五岁的幼儿，连口热水都没得喝，

饥肠辘辘，不敢吵闹，更加使我们切切不安了。第二天早晨，第一件事是先到市场，买回面包牛奶等，先行充饥，再去置办其他必需品。

英国在一九五一年，战后经济还没完全复元。许多食物还在配给之中。鸡蛋每人每星期只能买到一个；猪肉肉类，每星期每人只能买一先令。巧媳妇做不了没米饭，何况我的烹饪常识，又少得可怜。连饭是怎么样煮的，都不知道。只晓得将米放在一大锅水里煮开，然后将水倒掉，再将煮过的米，放在烤锅里放在火炉内烤熟。我们老二告诉我，他在童子军露营时，看见人家是先量好了水，和米一起放下锅里煮，水开后将火弄小让它煨就成。我还以为他小孩子懂得什么，到了后来一位中国朋友来煮给我看，才知道他说得对。这是以后的事。那时幸而孩子们上学，中午在学校吃饭，可以少却一餐的烦恼。不过学校饭食分量有限制，永远没法止饥。人家笑话那时进餐馆，要肉时薄薄一片，如果不用压尺压着，大风一过必定吹走，不是没有来由的。孩子们在学校午餐，因为没法吃饱，一回到家就想吃饭。当时怎样煮米饭，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那时的杂货店是在市中心，每星期送货的头一天，我们要先将定货单送去，第二天他们才将货物送来。日子比较久了之后，那位经理太太和我们讲起交情来。告诉我们，每星期有些人不买他们的配给，这些东西到了周末，我们如果需要，她可以替我们留下。因此我们发达起来了。每星期已不是每人一只蛋之家了。早上吃面包，不但有黄油，而且每人每天早餐都至少有一只蛋可吃了，而晚餐有了蛋，菜肴也不那么单调了。

一些在香港的朋友听说糖和茶都是配给品，还好意地邮寄糖和茶来送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用糖有限，配给的糖已经足敷所需了。得了朋友的帮助，我们家中的糖用到配给取消后一段时间还用不完呢。说到用糖，就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英国小孩吃糖果的利害。年轻的男女就已满口假牙，在英国是很平常的事。这就要拜糖品吃多之赐了。

一九四七年外子大德初次去英国，在剑桥住在一位有中国丈夫的英国太太家。我们来英后曾数次去探望她。谈起英国战后物资缺欠的事，她告诉我们，大德住她家的第一天早上，吃面包时将他们一家人一星期配给的黄油全吃光了。当时她不好意思告诉他，一直忍到现在才说出来。

英国人热忱爱国，战争时候，复元期间，同心协力保卫国家。不管物资怎样缺欠，生活怎样艰苦，都没有口出怨言的。几年来生活优裕，造成人民自私自利，工作效率低微。只顾一己利乐，国家安危，置之度外。

话说回来。我们住的地方，离开市场有相当一段的路。而我们新来乍到，人地生疏，实在摸不到一点头绪。这几年来剑桥大学教职员太太们，组织了一个欢迎新来教职员的会，将剑桥给新来教职员住的地方分成几区。再在那区找一两个肯帮忙的教职员太太，就近可以给那些新来的人，作必需的帮忙指导。此外每星期二早上，在大学中心设有咖啡，愿意的人可以到那里去和新来的太太们会面，交交朋友。而新来的太太小姐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到那里请教，借以解决种种困难。新来的人因此可以得到种种方便。而我们初到那时，却没有这种组织，幸而第二天有一位学校的人，来带我去拜访邻居，向他们打听各种需要的事。如怎样订牛奶，怎